



# 只管自在浪漫的阿美族作家

文·攝影／鄭雅雯 公共服務組

在台灣原住民族間，相較高大大、白晰的阿美族，從知名的楊傳廣、郭源治等運動選手，到李泰祥、郭英男等音樂表現，乃至每年夏天的歡慶豐年祭等，更是大大提升一般民衆對其族群的印象與熟悉度。其海洋性格充分的展現，在祭儀的圈舞間，身體俯仰動靜急緩、反覆流動，數百種的舞步如同變化莫測的海浪；其古謠吟唱層層疊疊的複音對位唱法，彷彿浪濤般一波一波推拍著海岸；究其情感則似浪花般自由來去，卻又始終多情溫柔地流動在美麗壯闊的土地上……。

阿美族分布在中央山脈東側，立霧溪以南，太平洋沿岸的東台縱谷及東海岸平原，大部分居住於平地，只有極少數居於山谷中，以花蓮、台東兩縣爲多，總人口數大約近19萬人，是台灣原住民中人口最多的一族。傳統的阿美族社會屬母系社會，女性肩負著家中大小事務的決策；男性則參與部落性的政治活動或捕魚、建築等工作。獨立自主的婦女如不滿意招贅的夫婿表現，甚可將其行囊拋至門外，以表「休夫」決定；相對主流社會經歷漫長的女性平權運動，實不可謂不先進的社會型態哩！

在台灣原住民族間，相較高大大、白晰的阿美族，從知名的楊傳廣、郭源治等運動選手，到李泰祥、郭英男等音樂表現，乃至每年夏天的歡慶豐年祭等，更是大大提升一般民衆的對其活動而柔軟的族群印象與熟悉度。其海洋性格充分的展現，在祭儀的圈舞間，身體俯仰動靜急緩、反覆流動，數百種的舞步如同變化莫測的海浪；其古謠吟唱層層疊疊的複音對位唱法，彷彿浪濤一波一波推拍著海岸；究其情感則似浪花般自由來去，卻又始終多情溫柔地流動在美麗壯闊的土地上……。

## 最享受靈魂深處的存在鄉愁<sup>1</sup> 黃貴潮



族名爲 Lifok Oteng（綠斧固·悟登），1932年生於台東縣成功鎮宜灣部落，堪稱阿美族國寶級的

<sup>1</sup> 取自黃貴潮憶母深情之作《伊娜：我的太陽》中，巴奈·母路序文。



人物！直到去年底，才見到傳說中的「老黃」本尊，言談間溫和幽默，忽而不脫阿美式調情浪漫，臨別還要我們欣賞他與「赤菟馬」（紅色改裝車）很帥地揚長而去的背影！

名以「撿來的」<sup>2</sup>他非但在12歲的青春時節突遭惡疾襲擾，尚且經歷長達10年受困床褥的生活；曾經被老師評爲「元氣潑刺，動作快活」的他，並未向厄運低頭，他好學地閱讀從親友處得來的書籍、雜誌，遇有喜歡的借來書籍甚至全本抄寫留存；困頓間仍思自立、謀生，他學習各種感興趣的手藝，如製造煙斗、口簧琴等等。如今最爲動人的是，從臥床第7年起，他開始寫日記，持續至今。在能夠下床行走後，他學習洋裁、學習成爲傳教士，並擔任過傳教工作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當研究助理，後來也到東部海岸管理處任職，之後他持續著手大量蒐集、整理和翻譯阿美口傳文學資料，更完成許多關於阿美文化生活的著作，對原住民文學貢獻良多。

<sup>2</sup> Lifok 在阿美族語是「撿來的」意思，因其手足皆未能平安成長，父母爲他取這樣卑屈的名字，期望躲避祖靈的詛咒。

而當年或僅是抄錄許多名言佳句用以激勵自己、記錄生活點滴或抒發心情，漸漸透過時間的加乘醞釀，曾經可能微不足道、稀鬆平常日常細節，近60年的記載，復以1983年後人類學的工作機緣訓練，使他更悠遊於探索阿美族的文化世界，並積極厚實文化知識的能量。參與研究專著有《阿美族社會文化之調查研究》、《阿美族的物質文化——變遷與持續的研究》。其他著作有：《阿美族傳統文化》、《阿美族飲食之旅》、《阿美族神話故事》、《阿美族舞蹈之採錄與研究》、《哪魯灣之歌》《遲我十年》、《伊娜：我的太陽》等。

他那爲數驚人的日記本，從早期用鉛筆寫的日文、到歪歪斜斜的注音符號，進而是組合得有點困難的漢字，漸漸工整秀美；而後也用教會的羅馬拼音，有一段時期還練起「毛筆」，及至看來順暢起來的鋼筆字，特別到晚近時期，他不時用原子筆以阿美語寫日記。日記內容則平實樸素透露著其生活交往、心情感受、遊歷聽聞或書摘心得等，讀來卻不感乏味，近似第一人稱的民族誌，一頁又一頁無法預期的生命驚奇。如同阿美族文化百科的他，其細膩、清晰的檔案管理功力更使得其日記彷彿精彩時光機，諸如可能近幾十年，每一位拜訪過他的女性青春笑顏，都可以在他收藏的相簿中查到紀錄喔！

## 自由解放的哲詩劇作行動者 阿道·巴辣夫·冉而山



漢名江顯道，1949年生於花蓮縣太巴塢(Tafalong)部落。台灣大學夜間部外文系畢業。當過捆工、店員、計程車司機、菜農的阿道，曾自我放逐到中央山脈的深處，花很長的時間，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吧！？

第一次見到阿道，是爲了社團活動去訪問他關於原舞者「矮人的叮嚀」的演出。他非常親切、詳盡地說明整個田野調查、練唱到舞台呈現整個賽夏矮靈祭的故事，更穿插地吟唱幾句並描述曲意的哀悽……。他轉述時情感之投入，彷彿領我們抵達向天湖邊，看到誤解的爆發、悲劇的斷裂乃至思念與憂懼的猶疑……。依稀印象當時雖然對於他有些「飄忽」的語言，有一些不全然明白，然又似乎可以瞭解；卻深深地受到典祭儀的神秘吸引。

見到阿道總是像在流浪「中」的樣子，沒什麼行囊，卻安然自得、隨遇可安……；曾經覺得無法分辨他是醉或是醒，是認真或玩笑，像哲思滿腹，又像縱情當下。早年詩作夾雜母語語法字詞，並透過漢字與英文的創意顛覆、看似輕鬆玩笑間卻道盡犀利嘲諷。作品散見於《山海文化》。

唯近十年來回歸東部家鄉，側重以戲劇展

演、策劃爲主，曾參與「差事劇團」演出《土地之歌》、《霧之月臺》；策劃演出「阿桑劇團」《太陽·百合·百步蛇》；編導「漢古大唉劇場」和「都蘭山劇團」《大洪水》、《路在那裡？》、《Ilisin年祭的頭一天》等。行爲表演有《我的儀式》、《破鏡》、《陶》等；「祭場，固是與神，祖靈的關係且是與部落族人凝聚團結力外，看看現代的劇場演員與觀眾間的互爲大反省，互爲提升。」成家後的阿道，多了種沈穩的動能，更加專注實驗與著力於阿美族文化的詮釋。

〈肛門說：我們才是愛幣力君〉

是頂聰明的 河浪的肛門<sup>3</sup>  
每引進來阿米綠卡的幣啦思想時  
連肛門那半透明的六頂奶罩  
罩上了吾千百座的奶峰  
更 肛門那誘人的三角褲  
褲在吾千萬條的山澗裡啊  
仰觀不得天體的奧秘  
俯嗅不得多奶汁的植被  
耳聞不得創生的神話故事  
祈求念咒不得祖靈的垂顧  
行走不得捉迷藏啊跟動物  
住的茅草石板屋 幻似彩虹的消融  
還得穿上「防核衣」啊飛魚季節  
……

何況 我們肛門才是  
娜魯灣的  
愛 幣 力 君<sup>4</sup>  
啊

—選自《台灣原住民族語文學選集》詩歌卷

<sup>3</sup> Government，政府。

<sup>4</sup> Aborigines，土著或原住民。

## 奮力掙脫文字框架的藝術家 拉黑子·達立夫



1962年出生，於花蓮縣大港口部落，長年耕耘原住民雕刻藝術工作。他從採集神話故事、口述歷史和舊部落遺跡開始，重新學習部落的智慧；並不斷沉澱與積蓄自己的創作能量，已逐漸建構自己與當代台灣原住民藝術的創作意識與表現方式。近10年積極與主流藝文平台合作，以創作者兼策展人角色，由東部基地逐步向南進、西進拓展其作品展覽介面。

爲了尋找自己的族群認同，在台北闖蕩多年後，拉黑子終究返回故鄉，學習並承擔阿美族男人在豐年祭年齡階級對於部落的責任；如同時常出現在其木雕裝置作品中的意向，手勾著手圍成大圓的年齡階級舞蹈意向，呈顯著原住民壯碩的力與美，並形塑整合力量，凝聚部落青年心志、勇敢擔負起自己在部落裡的角色；儀典裡緊密串連的不只是彼此的手，更是團結一致的心。而數十年間漂流木創作的圖稿，蘊含著點點滴滴老人家的教誨與部落文化的智慧傳承；好勝而求完美的他，勉強自己書寫

不擅長的華語，寫下他對族群的眷慕，細細煎熬出根源的信仰結晶。著有《混濁》雙語散文創作。

〈老頭目〉

身體詮釋了明白  
智慧跟隨長老  
族人的依靠是謙虛  
生命像海浪不會停止  
思維像深谷  
走的直到永遠  
儀式是永遠的依靠  
歌聲一直給了生命  
身體在部落的心靈  
身體讓部落再傳唱

—拉黑子·《混濁》

## 母系社會的女作家呢？

如同阿美婦女在海岸邊的潮間帶撿拾海菜、貝類般，筆者反覆尋覓、翻找，阿美族較爲代表性的幾位女性文化工作者，能否寫進來呢？對於阿美族祭儀、舞蹈、音樂研究深情投入的巴奈·母路（林桂枝），出版有《阿美族里漏社Mirecuk的祭儀音樂》、《阿美族祭儀中的聲影》？長期著力於阿美族的野菜文化與生活智慧，現任原舞者文化教育基金會執行長的吳雪月，著作《臺灣新野菜主義》？似乎尚且不夠符合「文學」格式？那寫了《她及她的詩生活》的新生代明夏（禮幸·蜜薈），有些夢幻天真的自我追尋詩日記，或許有些青澀；但還是想推薦大家可以欣賞樂舞載體之外，珍視、鼓舞原住民人享受其中、自由恣意的文學創意與實驗！